

参 政 消 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80年7月

14

星 期 一

第 7867 期

卡特助手总结卡特东京之行的成果

认为卡特此行取得个人重大成功，更能提高他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但美国亚洲战略的成功不能弥补大西洋联盟的削弱

【法新社华盛顿7月11日电】卡特总统今天去海滨休假一周。他对日本的闪电访问比他上月底的欧洲之行更使他满意。

在从东京乘飞机回国时，总统的助手们承认，在正在进行的同苏联的对抗中，他们感到，同中国和日本日益加强的合作，使得华盛顿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比在大西洋彼岸的战略地位更加令人鼓舞。在大西洋彼岸，欧洲自行其是的做法使白宫感到愤怒和不安。

卡特的助手们欣然指出，他同中国总理华国锋的成功会晤，远比6月份在威尼斯召开的七大国最高级会议，更能提高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形象。现

在离总统选举只有4个月了。

总统的助手们感到，卡特在东京取得了一次个人的重大成功，而在威尼斯，他必须同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西德总理施密特这两个武断自信的人物竞争。在飞往安克雷奇途中，卡特的助手们列举了以下几个对卡特有利的方面：

1、卡特是亚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东京的聚会中唯一的西方领导人，这一事实证明越南战争结束五年之后美国仍保持着它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

2、莫斯科和河内没有派高级代表出席，这说明阿富汗和柬埔寨局势使

得苏联阵营在这一地区受到了冷遇。

3、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在东京进行的一系列繁忙的会晤，大都显示出卡特和华所表现的那种抵制苏联利用的决心。

4、看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在接受美国要现在已经繁荣了的日本增加防务费用的一贯要求方面正在逐步形成一致意见。

《印度快报》说

美中日发展联系是一种可怕的联合

【美联社新德里7月12日电】亲政府的《国民先驱报》今天就美国卡特总统和中国华国锋总理之

间的会谈发表评论：“卡特这次利用日本已故大平首相葬礼的机会……同中国华国锋总理举行75分钟的会议……

“一个士气低落美国在亚洲的大道和小路上谋求盟国以遏制它所谓的苏联军事力量加强的威胁。这是不足为奇的，美国无能为力的根源在于缺乏政治意志而不在于苏联的军事优势。他希望把中国和日本拉进来，以便恢复平衡……”

独立的《印度快报》说：“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不会看不到美中日之间发展联系的战略意义和这对太平洋地区和亚洲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可怕的联合……”

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长攻击中美领导人会谈

【本刊讯】布拉格7月11日消息：捷《红色权利报》7月10日报道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长扎米亚京向捷电视台发表的谈话，攻击中美领导人东京会谈。谈话摘要如下：

美国所奉行的政策和目前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都是共同处在反苏和反共的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谋求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团结，正象北京经常发出令人奇怪的声音一样，当北京的首领们鼓励美国不要削弱为增强北大西洋公约联盟所作的努力时，就好像北京也是属于这个侵略性的联盟国家似的。华和邓都不断地要求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不仅不要削弱其军事

日本外务次官菊地说 中日应在所有方面进行合作

【路透社新加坡7月12日电】日本外务次官菊地清明今天在这里说，日中两国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除了不组织军事联盟外，应在所有方面进行合作。

菊地清明在他的东南亚之行一开始对记者们说，“日本和中国为了两国的利益应在各个方面，也包括军事方面进行合作，但是我们不想利用我们的合作去对付第三国。我们将不结成联盟。”

菊地的这番话是重复了美国总统卡特本周在东京参加大平葬礼时所表示的见解。

他说他访问东南亚的目的，是向东南亚地区各国领导人介绍上月在威尼

斯召开的工业发达国家最高级会议的情况。那次最高级会议主要讨论了影响世界的经济问题，尽管也讨论了苏联进兵阿富汗的问题。

记者问他日本是否也和美国一样认为阿富汗和柬埔寨冲突是苏联在世界上进行侵略计划的一部分。菊地说：“从根本来说，是有联系的。”

他说，日本打算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上的讨论。

他说：“我们将参加讨论，不管是在中东、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方。”

在这之前，菊地今天会晤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美国《华盛顿明星报》7月10日自东京报道】题 卡特和华讨论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

卡特总统今天同中国总理华国锋举行了私下会晤，集中讨论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接管柬埔寨的问题。

两国官员都不肯进一步提供任何细节，但是，白宫的一位助手说：“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那一方面的问题。”同时，卡特总统和政府官员都很审慎，在谈到这次会谈时不使用会触怒苏联的措词。

俄国会作何反应这一微妙问题使美国官员感到不安。显然，美国官员希望既不要不必要地触怒苏联人，也不显得过急地要设法消除苏联的忧虑。

陪同总统参加大平葬礼的国务卿马斯基说：“我们同中国有正常关系，其他国家不能指令我们如何同各国政府交往。”他还说：“但是，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会担心。”

据说，总统没有提到中国最近炮击越南海岸或南朝鲜的动乱的问题。他也没有讨论台湾问题。间接谈到而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联系联合国即将辩论柬埔寨问题这一背景表示承认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府。

这次友好的会谈被说成是非正式的和轻松的，双方进行了大量自发的意见交换。

美国官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特别好。

触怒苏联也不显得急于消除苏联忧虑

美报报道美官员谈美中首脑会谈

既不希望

西方同中国的关系
《卫报》谈《和好可以，缔约不行》

说西方不应该同中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英国《卫报》7月11日文章】题：和好可以，缔约不行

要想挡开中国人是需要有很大的自制力的。自从北京同华盛顿言归于好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想要求建立反苏联盟，可是从来没有开口这么说过。华主席和卡特总统在东京参加大平先生追悼活动时是第一次见面。如果卡特不强调两国在一些战略看法上“基本一致”以及“我们两个大国之间取得的令人兴奋的进展”的话，那是不礼貌的；但是他还得说（幸亏他的确也这么说了），尽管有了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国家”。中国人则处处给人以希望作出这种联合努力的印象。有人引用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话说，中国主席想要缔结的联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由中国、澳大利亚、泰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组

成，针对越南。另一个联盟是中国、日本和美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不能这么做（人们热切地这样希望）。

西方有西方同苏联吵架的事，中国人有中国人同苏联吵架的事。这两个方面如果加在一起，那就可能是致命的。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俄国人声称自己被包围了，并且说包围他们的计策是西方政治家出的。尽管很难理解这个字眼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能用得上，但是俄国人确实是这么说了，而且这已经成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采取好战态度的借口和他们自从革命成功以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西方国家在同苏联打交道时至少有一个目的应该是证明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不让这种说法得到根据。

中国人的再三要求可能给不幸的柬埔寨人带来最可怕的结果——从人的方面说，不是从战略方面说。西方现在仍然同波尔布特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因为对柬埔寨人的利益何在有了新的估计，而是因为如果承认越南支持的韩桑林政权的话会得罪北京和使莫斯科相应地感到高兴。这是巴尔干国家直到1914年才摆脱的那种以好恶为标准的外交。这不是在1980年对待东南亚的大悲剧的应有的办法。

日本记者评胡耀邦在安子文追悼会上的悼词

【共同社东京7月12日电】题 首次。次公开批判康生，可能是审判四人帮的前奏。

北京2日电 林彪和四人帮的黑后台、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康生（1975年12月死亡）第一次受到点名批判。可以认为，这意味着宣告对四人帮进行正式审判的前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2日在追悼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会上致词时，批判了康生。过去对康生一直用“那个顾问”的说法，批评他是林彪、四人帮的黑后台，但在正式会上点名批判，这还是第一

对康生进行点名公开批判，这已是既定路线。但是，中共中央确定在这个时候进行，可以认为，这表明了审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已有相当的进展。

【日本《东京新闻》7月13日报道】题：点名指责康生，文化革命的总结面临新阶段

特派记者北京12日电 前共产党副主席康生2日终于遭到点名批判。据认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时代作为“黑后台”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可以认为，这是围绕最近即将审判四人帮的传说要进行文化革命的总结。

法经济学家
芒德的文章

《中·国·修·养·生·息》

说每次政治大动乱结束后，中国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迅速恢复能力；中国革命取得的一些基本成果并没有受到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十亿人头一次被置于有效的行政管理之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

【法国《费加罗报》文章】（作者：法国经济学家蒂博尔·芒德）题：中国休养生息

“我们知道，我们一分钟也不能丧失……，过5年、10年你再来看看我们的进步……”周恩来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时对我这样说过。我们的谈话长4小时。这还是文化革命前的事情。后来过了5到10年我才又获得到中国的签证。今天，当我重访北京的时候，我见到的中国最高负责人之一下意识地说了前总理说过的话。他对我说“我们一分钟也不能丧失”，同时又面带难过的表情补充说……“而我们恰恰丢了10年……”

这并非他一个人有这种看法。事实上，今天，大部分中国人都看到，从1966年大变动开始的10年无政府主义是巨大的痛苦和不公正行为的根源，并对此感到遗憾。他们也看到，他们的国家从经济破产的后果中刚刚开始踉踉跄跄地恢复。

对过去这一段表现出来的直率态度，只不过是今日中国人们所发现的变化之一。

上次访问的时候，人们给我灌了一大套陈词滥调。而现在却是可以交谈了。人们不再用那些充满绝对论断的演说来敲打你，相反还征求你的意见，墙上挂的醒目地写着咄咄

逼人、绝不妥协的口号的大量横幅标语消失了，代之以比较轻松的和文字说明，号召大家遵守纪律，鼓励民众的美德。

十亿人休养生息，对今日中国的主要印象，是这个国家大病一场以后正在休养生息。人们看到有一种普遍松口气的情绪，好象经过长时间的重病以后，后刚能起床时的那种感觉。政治性的会议少多了。

然而很难说清楚，当前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口气的情绪只是一种疲倦不堪的表现呢，还是意味着一种导致极端行为的制度成了问题。

在劳动场所，尤其是在工厂里经过这些年的政治狂热之后，要恢复纪律并非轻而易举。譬如指出下面这一点是有趣的：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比香港工人的工资要低四、五倍，但是实际上受到中国有关新的“合资经营”法诱惑的英国租界的资本家，对利用这种好处犹疑不定，怕的是生产率不高和缺乏纪律。然而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尖锐问题，是有名的“缺少一代人”，即缺少企业领导人和熟练的专家。

增养新干部 人们现在在难免会看到，掌握操纵杆的人大都年过花甲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本来就已到了退休年龄。在他们之后，按年龄

的金字塔顺下来，第二批就数那些35岁以下的人了。他们在1966年以前结束了学业，但却来不及进一步取得实践经验。在他们同为数很少的新毕业生之间，鸿沟就重大。这些新毕业生在学校复课时才开始进高等学校。如果混乱的时期不是十年，而是延续二十年，这道鸿沟就会永远填补不上了。

与此同时，中国作出巨大努力把领导人派到国外去考察，或者邀请外国专家去培训中国的专家。

我在北京和上海的旅馆里，接触到某些这样的外国专家。他们主持一些8到5天的研究会，参加的中国人有三、四十个，一个个穿着蓝色毛式制服，人人都渴望了解本专业最新的进展情况。

一种强大的适应能力 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每次政治大动乱结束后，中国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迅速恢复能力。在最近纷乱的年代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继续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左右。今后还将会产生更为卓越的成果。

从商店的最普通的售货员到最高级的职员，大家都在上电台一再播放的外语课。事实上，中国正在通过人们向她打开的小小的缺口，慢慢地沿着企业自由的道路往前走：上海的人行道上摆开了小商

贩或修补业的小摊；在所有的城市中，人民公社的农民把他们自留地里产品的多余部分拿来出售。现在人们看到一些工厂的厂长实行了一些新的管理方法，因为获得利润的多少现在是衡量他们成败的标准。对个人的努力给予奖励和金钱刺激，而且，还同外国投资者谈判好几十项合同，从而可以同时引进中国急需的新工艺和管理技术。

同时，中国革命取得的一些基本成果实际上并没有受到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十亿人还是头一次被置于唯一的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之下。饥饿和营养不良已消除殆尽。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而又没有因此牺牲对发展所取得果实的分配。分配总的说是平等的。

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及其带来的所有后遗症使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了，但是中国取得的进步却是有目共睹的。我上一次访华时，中国刚刚越过钢笔热，进入自行车世纪。目前，大部分人有手表，商店的电视机柜台前排着长队。政治再平静上几年，将给目前新的务实路线提供取得令人信服的可能性。

【美联社巴黎8月3日电】雪铁龙汽车公司今天说，它正在与中国当局谈判三个项目，其中包括两个有关在中国制造雪铁龙汽车的项目。

已经谈得差不多的项目是关于每年生产2,000辆雪铁龙的CX牌和GS A牌汽车的项目。最近在广

港报文章《瑞士迅达电梯厂为何在中国投资》

说「迅达」认为电梯工业在中国大有发展前途

【香港《大公报》6月21日刊登董思的一篇文章】题：“迅达”为何在中国投资

瑞士迅达电梯制造厂是世界电梯工业第二大厂。今年3月9日，它同我国在北京签订协议，合资在我国生产电梯、自动扶梯以及自动人行道等新式交通机械。参加联合经营的还有香港怡和迅达（远东）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中外合资企业全名为“中国迅达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迅达”）。它是利用上海电梯厂厂址以及北京老电梯厂的机械等设备进行生产的。

“迅达”向中国投资的动机，以及这家厂的初步生产计划，上月底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按照预定计划，“中国迅达”于7月份正式投入生产，估计年内可制成电梯500架，全部供应中国需求。预期在八十年代晚期，每年能生产电梯、自动扶梯等2,000—2,500架。估计上述产量能够解决中国所需电梯的75%。那时候，这家厂的产品总额将有一半供出口。

迅达集团原是欧洲最大电梯制造商。1973和1974连续两年，迅达电梯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达到最高峰。可是近年销量下降，实际销货额跌了4至5成。迅达的盈利也不断下降，去年利润仅为1914年的3.5成。

欧洲其他两家电梯大厂——美资奥的斯、芬兰孔氏——同迅达一样，都受到小厂产品的剧烈竞争。估计欧洲电梯市场至少在1981年前，不会呈现好转。

在上述情形下，迅达调整它的经营方针。它收缩在欧洲的经营范围，把经营的重点转到远东和美国。

在远东方面，迅达认为电梯工业在中国大有发展前途，中国具备工资低廉的有利条件。

【美联社法雷铁龙汽车公司与我谈判在华生产雪铁龙汽车】

第二个项目是每年将在上海一家工厂生产50,000辆车。雪铁龙汽车公司说，正在与一些汽车公司举行谈判。

正在讨论的第三个项目，也是处在初期讨论阶段的项目是，关于将北京附近的一家现有的工厂现代化的问题。

婉转说法。

贝赫什提决定任命的总理穆萨·卡兰塔里，是一个几乎不为人知晓的土木工程师，在革命后他第一次被任命为胡齐斯坦和东阿塞拜疆省公路运输局长。后来，11月时，卡兰塔里被任命为公路和运输部长。

这都是指的革命委员会确定的内阁，自巴扎尔甘政府在接管美国大使馆之后垮台以来，革命委员会指定的内阁一直治理着这个国家。

由于革命委员会当时几乎完全受贝赫什提的控制，卡兰塔里显然对他的阿亚图拉感恩戴德，而他正是贝赫什提所寻找的人。

巴尼萨德尔选中担任总理职务的人也许是哈桑·哈比比博士，哈比比从巴扎尔甘内阁时期以来一直任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预料，总统将于6月中旬在议会提出哈比比，谋求进行“摸底投票”。

摸底投票使总理有权组织内阁，以后再由议会就他的政府投信任票。

美报文章《巴尼萨德尔陷入权力之争》

巴尼萨德尔派同贝赫什提派争夺总理职位

原文提要：总统维护自己的权力的斗争也许已经大势已去。他的对手是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赫什提，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教士，是伊斯兰共和党的党魁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6月3日文章】题：伊朗的巴尼萨德尔陷入权力之争

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以前表现得开明，因为他曾试图使在伊朗的美国人质得到释放。他目前卷入了一场看来注定要失败的权力之争。

他眼前的对手是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赫什提，是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共和党的党魁。

在巴尼萨德尔当上总统之后，阿亚图拉贝赫什提毫不隐晦地表示他要使巴尼萨德尔有名无实。

这种斗争以前一直是暗中进行的。最近，巴尼萨德尔曾想在议会于5月28日开始发挥作用一周之前任命一位伊朗新总理。但他在建议几个杰出人物出任总理遭到拒绝之后，

只好作罢。

他请出来任职的人当中有：前海军司令艾哈迈德·马达尼海军少将、计划和预算组织负责人阿萨图拉萨哈比博士和前副总理萨迪克·塔巴塔巴伊。

马达尼海军少将去年是胡齐斯坦省的“铁腕人物”，当时他坚决镇压了在那里活动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讲阿拉伯语的组织。他向巴尼萨德尔总统提出后者无法满足的条件：减少教会在政府中的作用。

据悉，阿亚图拉霍梅尼反对减少教会作用的想法。

萨哈比是很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亚杜拉在议会5月28日开会时被任命为临时议长。但是萨哈比拒绝出任总理，他的简单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个总理能

发挥作用。

塔巴塔巴伊最初显得热心于这一工作，但就在巴尼萨德尔去征得霍梅尼同意的几小时之前，他又改口不接受这一职务了。

（与此同时，塔巴塔巴伊主张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释放美国人质，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伊朗问题。在这方面，他同阿亚图拉萨迪克·哈勒哈利观点一致。哈勒哈利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就在巴尼萨德尔未能使自己的人被委任为总理之后不久，阿亚图拉贝赫什提的党发表了一项简洁的声明。

声明说，伊朗共和党认为，根据宪法规定，总理应是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

这等于说该党认为总统应该是个傀儡的一种

法报文章《巴赫蒂亚尔准备回伊朗》

【法国《晨报》7月1日文章】题：巴赫蒂亚尔准备回伊朗

“伊朗电台，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对你们讲话！”自从5月29日以来，设在伊拉克，可能是在靠近伊朗边界的巴士拉河谷附近的一家电台播发着“抵抗组织”的一个声音，即伊朗国王任命的最后一任首相的声音。这是讽刺性的历史倒退，沙普尔·巴赫蒂亚尔通过磁带录音向霍梅尼的伊朗发表讲话，这同不久前在法国的监护下居住在诺夫勒勒夏托的老阿亚图拉本人的作法一样。

巴赫蒂亚尔也是在法国活动，他在那里准备录制讲话，在那里秣马厉兵准备打回老家去。他处在爱丽舍宫多少有点傲慢的保护下，在比较可靠的伊拉克的保护下，他经常去伊拉克同他的支持者联系。当然，同伊马姆霍梅尼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不管他说什么，巴赫蒂亚尔似乎还没有多大作为。

但是，尽管巴赫蒂亚尔没有军队，尽管他仅代表旧伊朗极其精练的一部分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至少他已经有殉难者了。昨天他在英国新闻协会在巴黎组织的一次便宴上提供了这些人。“为同我一样的理想进行战斗的25人被关押，5人被处决，还有其他许多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

但是，伊朗真的有人手持武器在为巴赫蒂亚尔战斗吗？是否有他周围的人所说的武装突击队从伊拉克发动袭击呢？前首相朝天望着的明亮的双眼流露出虚假的坦率。“我不否认有平民武装集团或由于霍梅尼的失败而支持我的部落的存在。你们知道，我在国内的最好的代表依然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他就说了这些话。但是，如果说在早晚要死于心肌梗死的伊马姆庇护下，德黑兰人在争权夺利，伊朗国外的人士也在为未来进行争夺，并且主要是进行宣传战。

【苏《社会主义工业报》6月7日文章】题：我的第一千个球 作者：贝利（前译为比利）

我坚决不采用防守方案。其原因有一个。如果球员不控制球，就不能达到进球这一足球运动的主要目的。这是任何战术队形的基础的基础。至于说到防守方案，那么这个基本原则如果牺牲了自己罚球区内的安全，这就不能达到足球比赛的目的。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足球运动的美，最鲜明地表现在集体和个人战术中足球运动员机智而熟练的动作，富于进攻性的足球运动以其稳定的球感，在极大的程度上有助于展现这一特色。

足球运动是一种球类比赛，比赛的过程刺激着广大的观众。如果这种比赛变得毫不精彩和烦闷无味——零比零的平局向来是使人产生沮丧感的——，那么这种比赛简直就会失去它的吸引力。就足球运动的性质来说，体现“防守”概念的唯一球员，是守门员，他的任务是执行防守职能。但是，一旦进攻队员首先被迫考虑的是本队球门的不可侵犯，那么这在我看来就是违背了足球比赛的本质，因此终归会变得无特性和乏味的。足球比赛的防守方案，这是反足球的同义词！

1969年10月中旬，巴西报刊发现从12年前我的足球生涯在“桑托斯”俱乐部开始以来，在正式比赛中我射进的球接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1000，

但是，在距这不可思议的标志还很远的时候，一切都是照常进行的。10月5日对“葡萄牙萨体育”的一场比赛，桑托斯赢了，比分是6：2，而且有4个球是我踢进去的。各报刊仔细地统计了这些达到一千个球以前的进球，并报道了相应的数字。压力增加了。一周以后在巴拉那州的首府“桑托斯”同“库里蒂巴”进行了比赛，我射中了两个球。报界人士开始从世界各地聚拢而来。每次当我带球接近罚球区的时候，几十架电影机和照相机从四面八方对准我，这使我非常恼火。

11月2日在累西腓同“圣克鲁斯”俱乐部的比赛中，4个球有两个是我射中的（我们以4：0获胜），从而使我的进球数达到了998个。在我们紧接着的一场比赛中，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文字记者和电影摄影与摄影记者纷至沓来。顺便提一下，第99个球是在这两天后的东北部的帕拉伊巴州踢进去的。于是1月16日当我来到巴伊亚参加同“出口”俱乐部的比赛时，我感觉到国内所有电台都会报道这场比赛。

我一进场就非常急躁不安。我曾经希望能快一点

美一棒球教练谈中国的棒球运动

【美联社克莱蒙特6月25日电】据最近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训练讲学的一位美国教练说，在经过数年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人重新发现了最美国化的运动项目——棒球。

克莱尔蒙特男子学院体育主任比尔·阿塞说，“他们现在对所有项目都非常热心，棒球正在恢复”。他用了7周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49名教练和40名运动员一道工作。

阿塞说，“他们现在在北京体育学院设立了棒球专业，今后两年内他们将在中、小学恢复棒球”。阿塞是美国棒球教练协会的前主席，曾在许多国家担任教练并讲课。

“中国人发展体育的理论是，发现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人，就把他们送到专门学校，他们在那里可以集中学习一个专门的项目。他们接二连三地问我如何培养一名好的接球手和一名好的投球手等等。”

阿塞说，“看来，中国人的手和眼非常协调，他们很灵敏，一般说来，他们肌肉发达，具有力量，他们所需要的是在投球、击球等方面的比较细腻的技术”。

阿塞说，“在我训练的40名运动员中，我认为可以挑选25名最好的选手组成一个队，这个队可以和现在世界上除五、六个最佳业余队——如古巴队和美国队——外的所有队争高低”。

前世界纪录创造者、苏跳高运动员亚辛科

由于伤病不能参加今年的奥运会

【法新社莫斯科6月16日电】消息灵通人士在这里说，前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苏联跳高运动员亚辛科力争战胜伤病，以便参加今年夏季莫斯科奥运会的努力失败了。

由于膝部伤病自去年以来一直折磨着这位天才的21岁跳高选手。上周，亚辛科对左膝部进行了一系列医学检查，但是他被

告知不适宜重返比赛场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高水平比赛。

据接近亚辛科的人士说，他现在垂头丧气了，而且怀疑他是否能再次参加比赛。

亚辛科在1977年一举成名，他以18岁的年龄在苏美青少年国际比赛中跳过了二米三三，打破了斯通斯保持的二米三二的世

贝利文章《我的第一千个球》

贝利所著《我的生活与美妙的足球比赛》一书中的一节

儿踢进这个该死的第一千个球，以便彻底获得安宁，然而大概这种愿望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强烈过。突然我脑海里闪过了一个不祥的念头。这个球须消耗我一生当中的许多年，这个第一千个球将永远从我身边滑过而妨碍我正常地踢足球。几百架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简直是满场地跟着我，对我有妨碍。

我努力克制自己和表现出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一连许多天的精神上的压力，无疑影响到了我的精神状态和比赛。整个比赛期间内我都没有得到十足的射门机会。而只是到了快要吹响比赛终了的哨音的时候，我才感觉这个时刻来到了！我得到了球，猛力冲到前面，用迂回战术越过一个球员，又一个球员。我越过后卫，迷惑了守门员，没有放慢步子，猛地射门。很遗憾，球踢到了球门横木上，弹回场内，但是在我与守门员对反弹出的球作出反应前，我的一个同伴按照巴尔的指挥出现在球的旁边，做了原本应该由我做的事。他射球进网。第一千个球又离开了我。

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比赛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进行，当地的捧场者为第一千个球将在他们的城市内射进感到欢天喜地。而我的精神状态则完全不同。我的头脑里不由地产生了各种想法，什么一千是个不幸的数啦，什么大概上帝不乐意让人踢进第一千个球啦。我的想法证实了。11月9日下了雨，暴雨如注，长时间以来所积聚的水都倾倒地地球上了。然而，八万多名观众对倾盆大雨毫不顾及，纷纷来到体育场，以亲睹足球运动史上的这一空前的时刻，为了这么多淋在雨中的人，的确值得把自己的一切拿手好戏表演出来。

“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防守队员雷内盯着我，他的体格很像桑托斯。他的两腿粗壮，好似树干，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球门，真是令任何一个想进攻的人都有些害怕。在这样滑的场地上，雨水挡住视线，而雷内又使我寸步难移，所以在头30分钟比赛里我几乎一次都没得着球。但是过了不久，我得到了球，我躲开了盯我的队员，我用假动作把他甩在了背后。穿过水洼一直把球带到罚球区。我越过来拦截的防守队员们，全力射门。我想一切都很顺利，眼看着球随着观众的叫喊声直飞球门。也就是说，这第一千个球施有魔法，折磨就要到头！闪光灯照得我两眼发花，但我仍看见了我所不希望看见的——为该俱

就莫斯科奥运会受到抵制问题 苏联官员向公民进行欺骗宣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6月16日电】共产党官员们一直在悄悄地把党的路线的最新主意传遍整个莫斯科。美国抵制奥运会不是由于阿富汗问题，而是由于它害怕在体育上惨败在社会主义集团手中。

有影响的莫斯科人被迫召集到相当于思想灌输的会议上，听取经过批准的奥运会形势报告。

西方外交官们最近报告说，他们接触的苏联人，实际上担心在夏季运动会上的“奖牌战争”中苏联人可能惨败。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6月2日电】苏联官员们正在悄悄地向苏联公民们

散布，在莫斯科观看奥运会比赛的外国旅游者将会少得多，但是他们把这归因于旅馆建造和接待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由于抵制。这显然是为了减轻宣传上受的打击。

据不同的苏联人士说，随着奥运会临近，有关方面安排了专门的报告会，向苏联公民通告预计将会出现的情况。

关于美国人，报告人避免把他们的不参加与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联系起来。他们却说，美国人最近发现自己在体育比赛中落后了，害怕在共产党世界首都丑丑。

时纸六家纸获诺匹版新报准批期
爱荷六家纸据言克和发交流去莫
尔兰报欧该得委行者协会斯
丹一西其批准主会者会采
麦家德它准基席成组七四日打电报给国国际
没报三国家获批拉宁谴责苏联当局不守信
有瑞三三批准拉宁谴责苏联当局不守信
士土家报纸准拉宁谴责苏联当局不守信
意家意国如下拉宁谴责苏联当局不守信
大报利英两拉宁谴责苏联当局不守信
比家比国两拉宁谴责苏联当局不守信

界纪录。

后来他又以二米三四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纪录，而且在室内跳过了二米三五的高度（不算世界纪录）。

到去年年底，亚辛科的膝部伤病恶化。9月份他做了第一次手术，今年2月份做了第二次手术。

后来，他的世界纪录先后被波兰的奥运会冠军弗佐拉和西德的年轻选手默根堡打破了，他们都跳过了二米三五。

乐部比赛的阿根廷守门员安德拉德高高跳起，勉强够到了球，用他的手指尖把球送出球门横木。

失望抓住了我，但是这不管是多么奇怪，然而在一件事上是帮助了我，这就是完全克服了急躁情绪。如今我意识到了，第一千个球与其他的球没有丝毫不同，得想个办法把它塞进球门网。施有魔法的这个号码的球根本不存在，而看来盯我的雷内是完全可以战胜的。现在主要的是平静，踢进自己的球，一劳永逸地结束那些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的无稽之谈。

时间还有许多。光洛多阿尔多的一个漂亮的传球打开了对方的防线，在我同对方守门员之间原来只有两个防守队员，但是他们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一眨眼就冲到了前面，打算穿过这个缺口继续向前进发，一直到他们从两边来拦截为止。然而有个防守队员决定防备我向球门挺进。他滑倒在湿草地上，两腿朝前地直向我冲来。观众纷纷站了起来，他们的喊叫声同裁判员的哨音溶合在一起了。罚11米！

当然我不希望自己的第一千个球是靠罚点球射进的。但是此时此刻心里却同这种方案妥协了，只不过是为了结束这个问题。我已经记不得我控制着球用了多长时间来考虑如何踢法。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守门员一直看着我。我试图摆脱头脑里的各种想法，竭力不去考虑这个球对我个人和对于我的队的重要意义。我努力恢复自制力和几秒钟前我还保持的镇静。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跑了几步，射门，只见球准确地绕过了守门员伸出的双手，落入了球门网中。

看台上爆发出了尖叫声。原来在整个比赛中连绵不断的雨曾经停止了片刻。一大群摄影记者从球门后侧向我扑来。几百名观众不顾警察的拦阻，几乎立刻紧跟着记者们从看台上冲了过来。有那么一个人扯下了我的足球衫，递给了我一件大号运动衣。然后人们把我抬在肩上，绕场一周。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人群中欢呼祝贺声鼎沸。然后人们把我放了下来，应观众的要求，我从容地绕着场子跑圈，以让大家都能看见我的“纪念”运动衫。我小步沿着欢腾的看台跑。我高兴地意识到，现在一切痛楚都过去了，我是注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

我的最后一场比赛是1974年10月2日在“马拉卡纳”举行的对“黑桥”俱乐部的比赛。对于这次重大比赛来说，我不是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中，但是，我毅然决定，我还是要上场的，以便在如此众多捧场者出席的情况下，应份地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

当比赛进行到20分钟的时候，球到了我这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用手接住了球（这个动作使看足球赛的观众非常莫明其妙），看台上响起了惊叫声。我带球跑到场地中央，把球停在中圈，然后双腿跪下。两手交叉高举过头，我依次把身子转向每一边看台，以让所有的捧场者都能看见我。我两颊垂泪。只是到了此时此刻前来观看比赛的大群观众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支持了我。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捧场者纷纷站立起来，高声向我致意。我站起身来，撩起衫角擦干眼泪。然后我向球场四周告别，再次向观众表示我的谢意，感谢大家从我出现在足球运动中的第一天起就支持了我。

由于一些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去苏联旅游的人数将大大减少

【法《世界报》7月6日文章】题：本来可望有30万外国访问者去莫斯科，现在可能只有75000人。莫斯科奥运会的组织者们原来可望有30万外国旅游者，但由于像美国、

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的“体育大国”运动员的抵制，旅游者的数目估计不会超过75000人。

放弃旅游最多的当然是来自那些决定抵制的国家。例如，美国人可能只有3000到4000人，原来预计有15000到20000人。西德人现在只有7000人，原预计为2000人。在日本，原来准备旅游的12000人中的30%在5月底都放弃了。在伦敦，原预定要去旅游的有7000人，现在只有3000人了。法国将有1250名旅游者，而有关部门原来为他们准备了12000个位置。莫斯科市长评论旅游者大大减少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这没什么了不起。人越少，事情就越好办，他们受到的接待越好。”

苏联限制西方记者采访奥运会

【法《世界报》7月6日消息】在奥运会期间，去莫斯科采访的外国记者只有少数获得批准。

